



絮語

醫學系一年級 騷騷同學

1

認識得久了一點，我們了解彼此了嗎？偶爾你不想用一些時間，聽取我的想法，偶爾我會難過，偶爾。

最近約定好，不可以再難過了，但我們總是在關係漸趨緩和的時候，又變得低潮。約定產生期待，期待又在現實裡跳動著萎縮，感官在聲嘶力竭裡模糊，這應該說是兩個人逐漸產生距離，還是逐漸厭惡彼此？你逐漸不想和我說話。

我還有好多想對你說的，好害怕來不及說完你就走了，所以才約定好不要難過，不要把時間用在難過上。

會不會我的想法都很難過，你才不想聽。你都說了，我的問句使人厭煩，我也不像真心發問，拿著預設答案問問題：到底想做什麼？有時候好想相信你，相信你真的，真的是真的，真的像我看見的一樣那麼好，不想再懷疑你是假的，不想要一躺在枕頭上，眼淚就從眼眶滾出，一路滾進夢裡。

眼淚和我們一起每天跨過國際換日線。

2

說過了我喜歡你，卻不曉得要怎麼說愛你。我想到我愛的事物，喜歡的事物。我喜歡：韓式石鍋拌飯的鍋巴、剛烤好的五花肉、天香回味的藥膳火鍋燉煮的羊肩肉片、無老鍋的麵包豆腐、好看的小說、有柔軟精味道的衣服、麝香調的香水、鍾文音的文字、你寫的卡片和明信片、你莫名尷尬的笑聲、你不曉得你很好看的笑臉。我愛：迎著夏天的陽光，抹上最耀

眼的紅、迎著風在高處大吼，吼叫要讓身上每一個細胞都醒過來，要吼到心理的痛都跑出來，都被盜空，吼到眼淚終於可以流出來、寫作、寫我的生活、寫我和你的生活、寫我想對你說的話、和你一起在河濱公園騎腳踏車，我們迎著風，河水給我們光，光讓我可以看見小氣的你在逆光下，笑得比太陽耀眼，這是喜歡你還是愛你，我分不出來。

3

反覆的詢問，只為了定義不可言說時刻的真實性，就算你在我身邊，我們也要口頭的約定，書寫的紀錄。這樣一來，你就算走了，我就算不見了，書寫過的文字卻不會離開，替我們看顧曾經，不會散去也不會跑走。

我答應你，你可以走，永遠不回頭，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你。

我好笨，我還是不懂什麼是愛。我只知道你如果不見了，我還是可以好好活著，往後的日子裡我會永遠記得你不見了，這一件事。什麼時候我才能自信的說，我只會記得你曾經來過，相處的日子，一直到這些東西都不見。

4

我習慣性寫一點長文，打在我們的聊天室裡，你說長文幫助你了解我，我想跟你說，寫長文幫助我愛你，而不是只有喜歡和你相處的時光。文字是誓言，說出來的話收不回去，對你的喜歡血淋淋的呈在眼前，你接受這顆跳動、不安的心活在你的世界裡發出心音，即使這個世界走到盡頭，文字會逃跑、文字會回家，文字會回來我身邊，在你不在的日子裡陪伴我。

我真的好害怕你不見，我也好害怕自證預言，為了不要失去你，我說我能變成你喜歡的樣子，跨過我能承受的界線，忒修斯之船之我，自我的消逝是寧靜的死亡，就像人會老葉子會落下。然而你說「就算你不會變得更像我理想的模樣了也沒關係」的時候我還是哭了。

自欺欺人的我和跨過謊言的你。不知不覺，你邁出步伐走到我身邊。

5

我開始想回憶你對我說過的話。

你說：你看起來總是有心事、你生氣了嗎、我希望你能慢慢的開心起來、現在這樣已經很好了、我覺得你值得、好、好的、沒事、我沒有不想理你、你什麼都沒說我要怎麼理你、我有喜歡的人了。

我有喜歡的人了，聽見後為什麼我沒有心碎，只因為你答應我不走，我們的日常依舊，回憶不褪色。於是我留下，並在每次不高興的時候，拿出工作會議裡拍桌子的氣勢正接下每個令人心碎的小細節。

這樣會不會太委曲求全？只要你一個眼神告訴我值得就好。他們說我愛得卑微，愛到比塵埃還低，他們叫我快跑，我不知道我跑走會不會好一點，我問你我是不是很蠢。

你說我不蠢，然後你問我，要不要跑。

闔上雙眼，眼淚終於流下，我也留下。

6

我剛剛中斷了寫作，去休息一下，聽了 YouTube 上一首鋼琴曲，”her”。我想你可能覺得我喜歡的音樂有時太古典，但其實我喜歡那些我喜歡的音樂，而不只是古典。就像你喜歡那些你喜歡的東西，而不是只有你說得出來的特定幾樣，能理解你是多元而立體的存在，我感到猶如看見嬰兒出生的喜悅。

或許愛就是懂得、理解、接納。

7

話說得多了，我怕你覺得我很煩，你不理解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。你不排斥我持續的說，有時候你只是不想回訊息，而這換成我不能理解了。如果世上每個人都能理解彼此，原有的問題就會消失，但有些神秘的

朦朧感也跟著不見了。我時常不懂你想說什麼，當你解釋清楚了，我便會感到喜悅。如果我用知識被解惑的喜悅來形容，大概會被教授臭罵一頓。

8

我起初認為你在精神上，是個無堅不摧的人，還覺得你有一點點淡漠。

時間拉長，我看見了更多的你，真心感到喜悅的你，能包容的你，略微感到委屈的你，受傷的你，疲憊的你，驚喜的你，興奮得像個孩子一樣的你。這麼多個你組合在一起，就是我認識以來的你的總和。骨頭、血液、肌肉、神經，還有各種不同的你的總和，變成了一個我喜歡的人。當你說你不曉得為什麼你會被喜歡，你說你是個普通的人，我想說那剛好我就是喜歡上了這個普通的你，或許也有別人和我一樣會喜歡你，或許你就是遇到了很多會喜歡你的人。你不是萬人迷，但你是你。

9

有天我和 Eric、Ting、Derek 去酒吧，人人醉眼朦朧，心情在酒精的洗滌下變得透徹，眼神執著，心底的事浮上心頭，再湧上舌頭。Derek 說他，可能結不了婚了，我對你說了這件事，你說他可能只是還沒遇上對的人。我沒有問出口的是，我好像太容易認定「對的人」，這樣的我是不是不正常的？

我不敢問你，我想你也說不出答案，但我知道如果我問「我是不是不正常」，你一定會說，你沒有哪裡不正常。這樣就夠了，我會跟你說，你也會對我這樣說。

10

見不到你的日子裡，我很常想你。想念你並不是一件隨時常態性在做的事，而是我有時候會忘記想你，但想起來的時候，我就會自動的開始想你。

諮商師帶我做了正念練習，把注意力拉回自身的感受，正面的肯定自身的感覺，感受的同時就是在肯定自己的存在，自己的一切。

當我認真的感受，和你相處的時光，我就變得格外的快樂，也不再焦慮。我肯定著我們很快樂，我不覺得你會傷害我，只要我不覺得你會傷害我，你就不會傷害我，一直以來你都想這麼跟我說。

你也說我的諮商師很蠢。我後來就沒有做正念練習了，諮商師問我不是沒有意願執行，我說是。我覺得這樣說沒關係，諮商師也覺得沒關係。你可能覺得這是屬於你的小小勝利。

我依然在你不在的時刻裡，會抽一些空想你。有時候就算你不回應我，但我知道你有在聽的時候，我就會覺得心情好了很多。同理，就算你不在，只要我能夠想像得到，如果現在你在的話會是什麼畫面，那我就不會因為想你而你不在，而感到難過，因為你一直都在。

由於我還在練習這樣的想像，我還是會時不時感到難過。我想，你會習慣這一切，嘆一口氣，然後跟我說，這都沒關係。

11

能夠見到你的時候，有時候我會對你說話，有時候我們會聊天，有時候你不主動說話，而我想要安靜不說話，那我們就不會有交流，雖然你說，我還是可以說話，我想這句話想表達的是希望我可以說話，或是希望我不要因為不說話而感到難過。

我很喜歡在你面前很小聲的說話，這意味著你如果想聽到我講話，你就必須離我近一些，在你看來，你不覺得這有什麼特殊的，但我會說這是「詭計多端」，一段時間後你也會笑著說我詭計多端。

我也喜歡用眼神和表情表達意義，雖然你時常根本看不懂，就像我寫了一些抽象的文字你也看不懂一樣，我現在會問你是不是看不懂，你簡單的說是，那我就會寫得直接一些：我現在在生氣喔，或是，我喜歡你喔。有一次你問我為什麼我一直盯著你看，你只是隨口一問，我想我也是隨便一看。原來喜歡你已經成為，我隨便就可以達成的事情。

淡水河畔，單車道上，輪框轉動著碎片化的光華，你笑得燦爛，我隨意一眼居然深印心底，忘了畫面但忘不了感覺。原來我是真的那麼喜歡你。

12

你給了我很大的自由，我可以自由地寫，也可以自由地說，自由的喜歡你。原本你接受不了我很難過，你會想當初的快樂和聊天去哪裡了，你覺得好挫折。後來我跟你說，我就是這麼容易難過，不是因為你一直讓我難過，這讓你好過了許多。

更重要的是，除了喜歡的人不是我，你一直在退讓和妥協。我覺得這樣或許太多，或許這才是為什麼我們能持續到現在。我曾經問過你為什麼會留下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這是很沒營養的問題。真心難以言喻，多餘的話不過更顯脆弱，不如就只留下一顆真摯的心。

我還是可以難過，快樂有難過相伴，顯得真實，顯得珍貴，你接受我是個難過的人，時刻珍惜我們兩個歡笑的日常。我問過諮商師，什麼時候這種連綿不絕的說話方式才會停止？在我和他之間。諮商師說，會一直到你對他沒有感覺。

那我想，我還會對你這樣說悄悄話，用無聲的口型、文字，說著最表白的語言，持續很長一段時間。直到我們真的再也說不下去，或許你會說，平時什麼都不說，就這樣過著，可能也挺好的。

絮語在空氣中擴散，一如你的存在。共同語言存在於我們之間，以致我還能說得很長，很長，好像我們真的說不完一樣。

好像，我得睡了，於是我先得說到這裡，晚安。新的早晨，我會繼續說下去。

（寫於 2024.01.21 三點五十六分）